



## 拾起文明的碎片

■ 徐惠林 (浙江)

不知何故, 自去年年底开始,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业余时间拾古瓷片。由是, 春节回乡也颇为留意。东城、南泉、蠡塘、港口、木竹弄……每到一姊妹家, 就踱步她们居家的前前后后。在港口大姐家做客, 还与孩子一边老街故址重游一边地面搜索, 桑地、菜畦、稻田、公路……双目成了扫描器, 跳入眼帘的一定不放过趋近查看。欣喜在老街西面原砖窑厂附近, 捡拾到一枚应是明中晚朝的青花; 在木竹弄二姐家的老屋地基, 重新翻检往年翻过的, 仍有多片明清青花; 临返程, 在东城王家门前的草坪上, 捡拾到一枚大片, 掂一掂, 明朝的胎骨真是厚实。

早春二月, 春雪、旧雨后, 第一次放晴, 决计去湖城工地探寻。一番询问身边人, 目前大规模基建已结束, 至少是近二十年的这轮已近尾声。零星陆续开工的, 多在旧城之外了, 但一些粮田等野外, 地下故物很少。

湖城没有新开工的, 就“故地重检”。几年前夏天, 沿雪溪过市区的多条河道两边、旄儿港两岸, 一处处逡巡。概已多为绿化带、游廊, 花草覆盖, 裸地少见, 想着定还有无数“先行者”更早光顾, 虽陆续寻得了一些, 但完整图案的不多。此番仍决定再去莲花庄。莲花庄公园毕竟乃元代赵孟頫私家别业, 建起时间长, 晚清还与潜园衔接在了一起。

记得数年前曾寻访过系列公园。最先到的也是莲花庄, 瓷片稍多, 但难寻大片, 更遑论好的图案特别是自己钟情的人物的。飞英公园搜检一遍, 几乎没有。余家漾公园, 自单位办公迁至新华路后, 借地利之便, 午休时段逛过多次, 却片甲未见——这里是个有历史文化沉淀的老地方啊。大约也是当初建成前后, 有心人多来“捉”过。那一次春日带全家包括岳父母逛郊区的茗溪公园, 不想无意中得到多片, 除了常见的青花、粉彩, 还有一枚霁

蓝釉的。收获最丰的一次, 是遇着钱业会馆改造。工地推平了, 一次偶然路过发现其间历代碎瓷片如星散布, 喜不自胜, 周末带着家小也来捡拾。连着几次, 前后捡拾了两大蛇皮袋, 至今仍陈放在青阳旧宅的车库里。其间, 还慷慨让来家玩的长兴吴君、许君等友人, 在车库的瓷片堆里“米中挑虫”。

从最初在太湖边小沉湎村口疏浚的桑地堆淤处, 拾得一批包括康熙“凤穿牡丹”青花等大瓷片后, 捡瓷片便一发不可收。有一年到北京出差, 记得好像在报国寺的乱草堆里, 捡拾到一枚“大清光绪年制”底款的酒盅瓷片。不像摆地摊者遗落的, 而是该地本身浮出泥土的, 毕竟该处历史悠久, 而光绪朝就仿佛在昨天。

此番, 莲花庄公园里兴致勃勃, 盘桓了一两个小时, 得了三枚青花, 皆明末、清初的。尤其是在潜园那片太湖石与芭蕉地交错的草坪上, 得了一枚较完整的康熙朝碗底。洗净后,

珠明料的青花“翠毛蓝”一般, 分水的钴料发色迷人, 簇新直如刚出窑。底部上釉, 中有一片叶子, 算是款识。

当年在这里, 是晚清著名学者陆心源的家。完整的餐具, 当是陆氏先人用过。如果幸好传下几代, 从清初传到陆心源这一代, 则他本人或家人定捧过在手, 盛饭或装菜。假使这瓷片会说话, 定会一一陈述当年发生在潜园里的家族故事, 甚至, 这位甬宋楼主人的心血和冀望, 如何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覆灭”——甬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 被其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康熙朝的青花碗, 被一个懊恼或激愤, 掷下石厅, 碎如血梅撒瓣。人的骨殖比瓷的胎骨, 存世更加短暂、脆弱。至少这残瓷再次“见天日”, 仍光亮如新, 碗内的牡丹花仍生机勃勃与你相见, 碗底那片青色的叶子, 仍静如处子, 不灭不谢, 而当年的主人早已尸骨无存。

在莲花庄西侧塘边拾得的一枚, 当是一个青花大罐或尊或觚底足的一部分。我看其青花发色, 也当在明末清初, 而未施釉的露胎底足, 有点生涩, 就像是“反瓷”。断面上, 高岭土很厚实、紧密——想着当年的精益求精、“不惜料”, 今日高岭土听闻是“封山”了, 而制瓷早已工业化了。今日手捧机制炉烧的吃饭盛菜之碗, 已无瓷的厚重, 也未能感受到手工艺人的智慧、体温, 这对于一个深味古瓷魅力者来说, 属毫无情味的。

捡起碎片, 擦拭污垢, 欣赏艺术, 写下研文。我的拾瓷片, 像是一种躬身的致敬表达, 也如指尖在泥土上抠词。在这个江南早春, 逡巡、搜索、寻找, 时间长河中的点滴努力, 是在抒写一种现代诗意、践行一份人文情怀吗?

想着, 何时哪里建起一个公益的古瓷片博物馆, 我定将这些历史的碎片、文明的碎片, 一股脑儿全部捐献出去。



雪山祈祷  
摄影 | 陈玉梅 (湖南)

## 老余

■ 廖安生 (江西)

老余是法院的档案管理员, 在法院既不是法官, 又不是警官, 也无一官半职, 待其年长些, 大家都叫他老余。不过, 有上门查档案者, 尊称其主任, 档案室他在负责, 一个人说了算。

老余是1987年参加工作的, 当时, 当工人的父亲听说国家顶职政策即将取消, 让正在读初中的老余顶了他的职。

老余没有子承父业当工人, 他有幸入职法院, 光荣的成为法院一名通讯员。那年, 老余年仅15岁, 身高不足1.5米, 用院长的话来说, 是做通讯员的好人选。

后来老余才知道, 父亲与院长是同学, 提醒过院长, 说: “我家余成这么小, 行吗?”

院长说: “年纪小能多做几年。”

父亲说: “他还完全不懂事。”

院长说: “小孩要他懂那么多事干嘛, 勤快就行。懂事了会通风报信。”

父亲说: “他很老实、本分。”

院长说: “这就好。”

单位通讯员都一样, 年龄一大, 就不想做, 难管理。院里上两任通讯员都只干了两年, 便淘汰下来, 安置起来让院长很费心思。

院长原计划培养老余当法官, 无奈老余个子终不见长。转眼, 老余来法院7年了, 院长自知这年换届已到期要退, 便着手善后。恰好院里进行档案达标升级工作, 院长让老余卸任通讯员一职, 换岗当档案管理员。

老余年近三十, 才娶上竹秀。竹秀当初是看中法院这个单位才嫁给老余的。婚后, 一起生活久了, 竹秀发现自己看走了眼, 感觉老余窝囊、没出息、没本事, 在法院档案室一待就没能挪窝。竹秀在家常埋怨老余, 欺负老余, 渐渐地, 老余也习惯了。

竹秀三十四岁那年, 得了白血病。老余不离不弃, 细致入微、长时间照顾她。竹秀感动了, 称老余是好人, 自己没嫁错, 后悔自己这些年没好好待老余。

为了女儿, 老余没再续弦。

待女儿上了大学, 老余便孑然一身。

这年冬, 老余体检, 查出患了鼻窦癌, 幸亏发现得早。经积极治疗, 得到有效控制。老余提出这病与法院档案室不达标条件有关。为方便老余外出治疗, 院领导动了恻隐之心, 没再安排老余做具体工作。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快速推进, 县里要求法院派出二人脱产常驻挂点帮扶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一人任第一书记, 一人任常驻队员。法院案多人少, 定下一名后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后, 常驻队员的人选让院领导伤透了脑筋。

院长看到了脸色渐渐红润的老余, 打起了老余的主意。

老余二话没说, 应承下来。

老余无牵无挂, 来到挂点村。老余不知常驻队员算不算官职, 却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他在村中为自己选了八户结对贫困户, 那八户都是些孤寡老人或有患大病的家庭。

老余对照顾老人、病人, 有经验, 也不嫌弃。老余知道作为行将就木的老人、生命垂

危的病人是最需要关心、关爱的。在村里, 老余闲不住, 一有空, 就走村串户、嘘寒问暖, 耐心聆听老人的倾诉, 与身患大病者交流, 鼓励他们热爱生活, 战胜病魔。老余获得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他走到哪里, 哪里便是一片欢声笑语。称职的老余, 不但熟悉自己的那八户结对贫困户, 全村其他一百多户贫困户的情况也烂熟于心, 逐一上门拜访。

屈指一算, 老余在村中待六年了。这六年, 老余的八户结对贫困户有三个孤寡老人、三个大病患者去世,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老余一点也没有顾虑, 都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着他们, 一一为他们送终, 帮助他们处理好后事。

全国宣布脱贫后, 老余才回到局里。不久, 老余病倒了, 这么多年在乡下扶贫, 老余积劳成疾, 又没按时复查, 他的鼻窦癌恶化了, 住进了县医院。村干部和群众一拨拨来医院看望老余。老余很淡定, 如早已预料到自己的死期。

面对前来探望他的全体村

干部, 老余还开起了玩笑, 笑着说: “我这几年在村中扶贫, 结对帮扶的贫困户有六人去了, 还有其他干部帮扶的对象有九人去了, 我不放心, 准备跟踪到下面去为他们服务。”

几个村干部听了, 克制住内心的痛苦, 强颜欢笑, 不让眼泪流出来。

老余临终前, 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回来了, 几个村干部也来了, 还来了不少群众。

女儿问老余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老余轻轻摇头。女儿又问老余想安葬到何处, 老余目光看了看村支书, 默不作声。

村支书明白了老余意思, 走上村, 低下头, 问, 你是不是想葬在竹坪村, 老余轻轻点头。

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 老余入土为安, 安葬在村中, 与他曾帮扶已故的几贫困户同在一个小山坡上。

清明到了, 村中群众上山扫墓, 争相过老余墓地来, 他们早已把这里面安葬的老余,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